

彭雪楓書信日記選

釋念

得暇時賜教言為荷

此致



勝利時致

友

敬

啟

彭雪枫书信日记选

《彭雪枫书信日记选》编辑组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彭雪枫书信日记选

《彭雪枫书信日记选》编辑组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.375印张 90千字 4插页

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3105·387 定价0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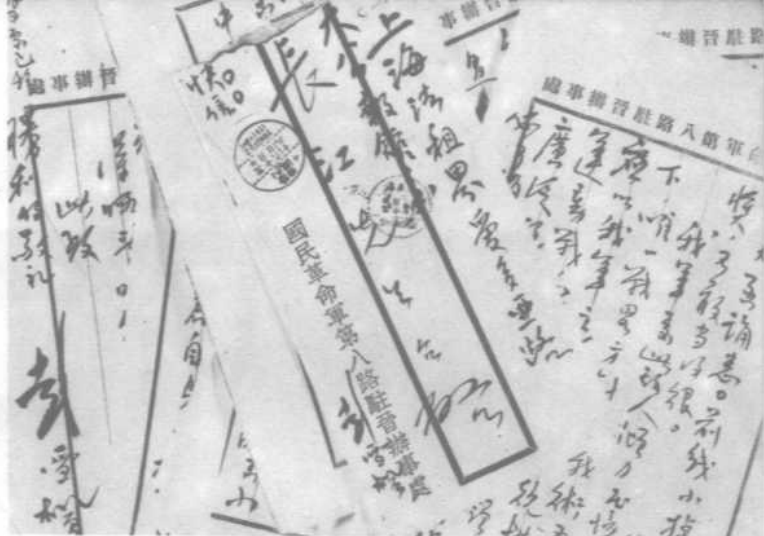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三七年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时的

彭雪枫同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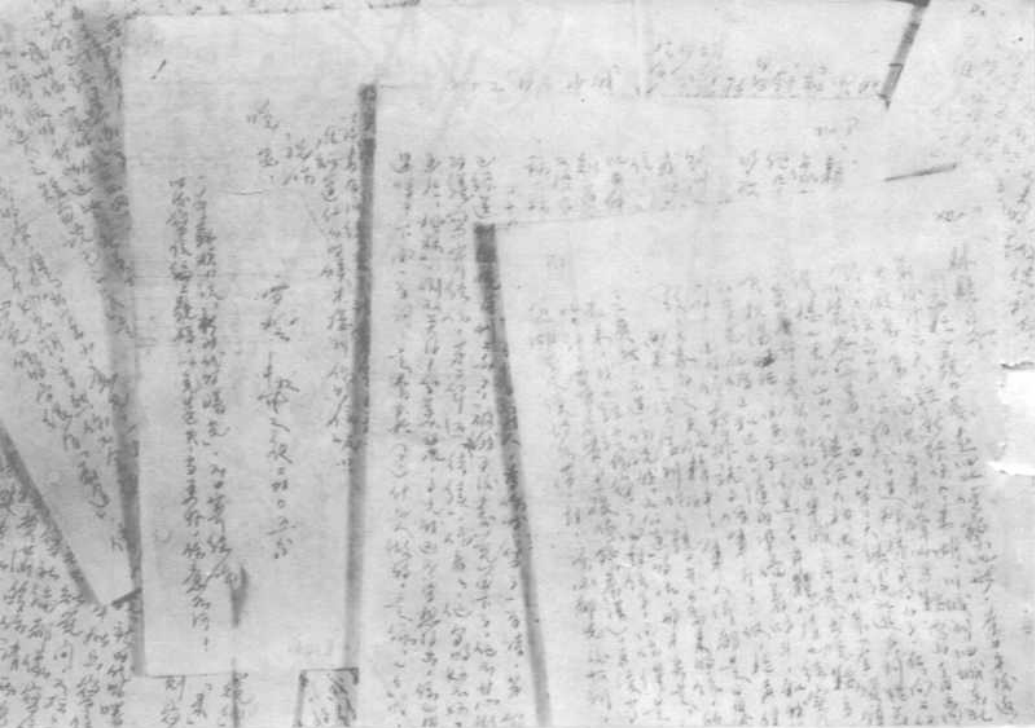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『大公报』记者范长江同志信手迹。

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，彭雪枫同志给



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一日，彭雪枫同志给谢老太太信手迹。





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，彭雪枫同志给林颖同志信手迹。



彭雪枫同志任驻晋办事处处长时写的日记。



塞上瑣記

彭修道

(一) 首次出塞

一九二六年的三月裏，我們乘看全國空氣正在沸騰之際，得暇能和多位以遊歷為生命的朋友們出發塞上。翻閱歷史上大負盛名，在中國可稱為「特別區」的塞上了。去時的奇特的心緒，同時的艱阻的途程；數月之內，被圍在荒涼，獲得些極豐富的經驗，和極滑稽的委屈；到現在就只留下極幽密的回憶，那刻記在腦殼上永遠割割不下的悠美的回憶！

去年又被浪浪打到北京，翻來滾去只感到枯寂。「路」跑了，「現代評論」跑了。這個停了，那個禁了；幾種泊來的或運來的月刊週刊之類，當當「一課十寒」不接看日子到來。朋友們有的受罪去了，有的享福去了；總而言之，能夠看看，能夠談談的則如若晨星。飄去浮來，輪轉九城，就只有寂寞，一個人踽踽於沙漠般的寂寞！於是就強要熱鬧；草木，看戲，看戲！

迷迷惘惘的前門道上來了，「那個園子呢？」還是上愛而所稱贊成的「廣和樓」吧。剛進門就是鑼鼓喧天，趕緊塞上耳朵，讓兩眼去單獨負責。紅臉黑臉混戰了之後，看戲單下鵲印的是「昭君出塞」。傢伙却幽雅得多，不像以前的「喧天」了，連忙又把棉花

插出來，讓兩隻耳朵幸福。

毛延壽出來了，那臉兒就像嵌着一個毛延壽之拍人的模樣。這是我們特別關懷的特別心裁；也就是忠奸有別的深度。要真從量起來，那毛延壽只怕也是個很漂亮的人兒吧？畢竟就是他是位會畫像的藝術家。其次是昭君娘娘出來了，前邊接駕。再次是昭君回國，上馬出塞；哭，唱，唱，唱。我一面看，一面聽，又一面在想：一個弱女子竟敢回國父母之邦去回國人過活；又變到些舉止異樣言語不調靜那官吏，度之之相可拘。又那能輪貼貼存在這位似玉如花的美人呢？

接着那孤零零的「昭君放」擺在目前；幾面高樓不齊的石階陪伴伊，連一援樹苗也不曾有。寒風呼呼的刮得兩耳出痧。但一霎時又換了舞台上的這位昭君在那里唱了。電影似的在眼前幻變。一條一條的哀愁發覺着這苦寂的心；越壓越讓把塞上數月的遊歷經過重演一番。

于是我決心要將我臨時所作之塞外遊記，整理一下。在北京也曾把些雜亂無章的散紙發表一些；大半是：咏這呀，咏那呀，之類，毫無系統之可說。

拂晓报

一九三八年九月，彭雪枫同志给《拂晓报》刊头题字手迹。

念年我马若生
彭雪枫

一九四四年五月，彭雪枫
同志给“骑兵团”的题词手迹。

编者的话

彭雪枫同志是原新四军第四师师长，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。为了纪念他英勇殉国三十五周年，我们从他一生的通信、日记和文章中，选编了《彭雪枫书信日记选》一书。所选的通信、日记和文章，我们仅作了一些校勘，加了一些注释，有的作了一些小的删节。编选中，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奚原同志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林颖同志的大力支持，以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北京图书馆、江苏省泗洪县民政局、河南省博物馆等单位的热情帮助，在此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郑州大学历史系张留学同志、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冯文纲同志、河南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张学忠同志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编选中出现的疏漏和不当之处，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

目 录

给邓颖超同志的信·····	(1)
给范长江先生的信·····	(3)
致鲁紫铭先生的信·····	(6)
给烈属谢老太太的信·····	(8)
给林颖同志的信(摘抄)·····	(10)
驻太原办事处日记·····	(61)
塞上琐记·····	(90)
娄山关前后·····	(132)
说太原·····	(149)
五四运动的继承者 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家·····	(152)
悼彭雄同志·····	(154)
我们是政府的卫队和老百姓的护兵·····	(159)

给邓颖超同志的信

小超大姊：

汉皋一别，三个年头，无时不在念中。这之间您是走了一趟莫斯科，可谓幸福之至！我则深入敌后，每天冒着枪林弹雨，风来雨去，肉体上虽不舒服，精神上倒也愉快，不过反共分子随处皆有，总有点讨嫌耳！

任泊生同志在我处工作。他自己以及我们大家都盼望陈波儿^①同志来。她去年在洛阳曾给我一封信，说打算要来华中。请您成人之美吧，不仅他们夫妇团圆，而主要可给我们在敌后活动的部队，在文化娱乐工作上以大的开展。我们在望着！

特向大姊郑重声明，我个人的问题并未解决，也不打

^① 陈波儿（一九一〇——一九五一）中国共产党党员、著名的戏剧家和电影艺术家。

算解决，海阔天空，独来独往，岂不写意？已经老了，已经老了！（吴振英问候你安好）

要想见面，怕只有待之于抗战胜利之后吧？我真是想你们！就是我一个人孤独地在这敌人的后方，胡服^①又离得远，想找人谈谈，净是“部下”。战争，人事，困难，千态万状，总是不轻松得很！就是象汉口那样过几个月见几天面的机会都不可得！

我知道您忙，可是总想读您的信。十年战友，友谊，同志间的亲爱，是比什么也宝贵的！

我不知道居留在渝的故人都是谁？知道的请您代我致意吧！

祝您
健康爽快！

我很结实，从来没有病过，请您放心。

最近小照送您三张，余者请您代为送人。

雪枫

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夜

于豫皖苏边小荒村中军

次，时在狂风暴雨之后

① 胡服，即刘少奇同志。

给范长江先生的信^①

长江先生：

大函诵悉。前线小捷，蒙过奖，不敢当得很。

我军处此敌人倾力压境的关头下，唯一战略方针及战术原则，应以我军主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，以支队（如八路）领导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动作，必可消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。证之平汉、平绥我以大军正面挡住，结果只有后退，“死守”者“守死”耳！这种挨打的架子，只有挨打而已！又证之最近数次小的胜利，都是以精干之小部队深入敌之后方，为所欲为。据前方电，敌后方联络线长，故极空虚，我游击支队如入无人之境，且受群众之热烈欢迎。胜利虽小，但积之成多即为大胜利。而破坏敌之

^① 此信是范长江同志的夫人沈谱同志提供的。范长江同志当时是上海《大公报》的记者。

交通，断绝敌之联络，扰乱敌之军心，兴奋我民情绪，无形之中，影响已经不小了。不过这里须首先留心两个大问题：（一）部队素质好，机动性大，敢于脱离主力单独行动；（二）纪律好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，能与人民打成一片，随时随地能得到群众之掩护与帮助。象这样大大小小的独立支队（团、营）、游击大队、游击小队、游击小组（不脱离生产之本村本乡人民所组织者）到处积极活动，如敌各村各镇分派兵加以镇压，我们欢迎，因为可以分散敌之兵力，使我主力突击。如敌掉头不顾，只管集中兵力前进，那我们也欢迎，因为正可乘虚直入，捣彼大后方，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，打进一个钉子，使敌不易拔出，时时感觉头痛，天天操心后方，弄得他终日终月不舒服，象东省之义勇军是也。最近，敌攻崞县原平，逼近太原，但八路军之游击支队，四出袭扰敌之后方，截断广灵、灵丘敌之联络线，收复朔县之后，继复井坪，昨夜又复平鲁。这并不足证明八路之如何了不起，适足以证明敌军后方之如何不得了也。这都是些小意见，诚恐贻笑大方，不过仅供朋友作一参考而已。

承介绍张香山先生前来工作，不胜感激。刻已护送张君赴前方总部，谅不久当可施展张君自身之抱负也。孟可权先生新由前方战地归来，已会晤数次。孟拟在并^①勾留

^① 并，为并州，是太原的别称。

数日即赴前方，届时当妥嘱各部善于照料，希释念。

得暇望时赐教言为祷！

此致

胜利的敬礼！

办事处已移于坝陵南街成都中学校内。

彭雪枫

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

致鲁紫铭先生^①的信

——誓拚全军之力，继承死者遗志

紫铭老伯：

雨亭兄于本月一日，指挥部队在山城集与敌血战，正在解决战斗之际，不幸弹中头部，壮烈殉国。雨亭兄自去秋参加敝军，即率部作战敌后，屡袭陇海沿线之敌，曾前后毙敌横山少佐、佐野联队长及北山大尉，功勋独建，捷报频传，敝党期望正深，国家倚畀方殷，将星突殒，百战身死，噩耗惊传，全军将士悲痛欲绝，豫皖民众椎心泣血，誓拚全军之力，与敌搏战，再接再厉，继承死者遗志，完成抗战建国伟业，以慰先烈英灵于万一！

顷者雨亭兄遗体已经成殓，身后大事亦均料理就绪，

^① 鲁紫铭先生，河南省永城县山城集人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、豫东著名抗日烈士鲁雨亭同志的父亲。